



庞余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江苏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作家。现任靖江市政协副主席、泰州市文联主席。《诗刊》社第十八届青春诗歌会成员，鲁迅文学院全国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已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诗刊》《花城》等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近200万字。散文《半个父亲在疼》入选中国文学作品排行榜。曾获第十三届 万松浦文学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等。

刚在乡下当教师那会，老教师一直提起镇上大老郑的面条。词语简单而粗暴：打嘴巴子也不丢。

越是简单，越是了不起。

大老郑是人民饭店的。似乎所有的地方都有人民饭店，但大老郑只有一个。那时还没有双休日，要吃上一碗 人民饭店的面条，必须要等到星期天早上才行。

老教师说，星期天早上太拥挤了，需要等。等也是制造口水的过程。

我实在低估了这 等 的时长。我是星期天早上7时30分去的，等面条到我的嘴里已是快10时了。也就是说，我一共等待了2个多小时。虽然我饥肠辘辘，口水咽了一口又一口，但我还是觉得特别值得，等于是看戏。一场由一碗面条引起的大

一碗好面条

庞余亮

戏。主角是那个叫大老郑的师傅，不是文戏，而是武戏。

大家在排队。有桌子的早坐下了，没有等到桌子位的就看大老郑下面条。他个子不高，两只耳朵上各夹了一支老食客们敬上的烟。他的脚下垫有一块青石板。穿着一件印有红色 人民饭店 的白褂子，褂子前面有只口袋，袋里是老食客的敬烟。

灶是大灶，大灶前的两口锅，一口大锅里是永远沸腾的水。大锅边是清水锅。大老郑两只手里各有两件武器，一件是特别长的竹筷子。一件是长柄的漏勺，这是用竹编的漏勺，一勺正好一碗三两面，面条煮熟后浮起，被大老郑用竹筷子捞到观音斗里，下面的 武术 表演开始了。嘴角叼着烟的大老郑首先连同漏勺和面条一起迅速 按 到冷水锅里，冷却好的面条和漏水再迅速甩干，那甩干有好几下，的确是需要力气的。甩干的水一直会飞到大老郑头上的屋梁上，灰黑色的屋梁边已有明显冲刷出来的 瀑布抽象画 。

大老郑除了照顾锅和面，还得和大灶后面的烧火者沟通。他的沟通完全是在粗话骂人。当然也等于他在骂他手中漏勺里的面条。

被骂得完全没了脾气的，也就是完全被沥干的面条，接着被大老郑安放在摆在一边的碗中，碗中没汤，仅有猪油、蒜头、生抽和味精。面条到手必须赶紧拌，吮吸了佐料的面条一边拌一边在 长 。新鲜的生抽原来是酱红色的，被面条一 激，酱红色完全消失。面条和佐料合二为一。

一碗好面条就这样诞生了。

筋道、有味，真的是 打嘴巴子也

不丢 的好面条啊。

就这样，我彻底被大老郑的干汤面征服了。

老教师打趣说，真正是有味呢，那是他嘴巴上掉下的烟灰加了 料 。

似乎是对的，又似乎不对。屋梁上还有冲刷下来的灰呢。反正看不见。吃下去也没事。反正我是爱上这碗面条了，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排队，看 大老郑的武侠戏，吃他的干汤面。

大老郑每天下面的时间是早上5时多，天不亮的时候，有赶轮船的，做生意的，等到我去人民饭店吃面条，已经是第四五拨了。

每每忙到10时多，大老郑才能歇手。

歇手后的大老郑会扔两支烟给灶后面烧火的老洪。这个耳朵不好的老洪总是被骂，但大老郑不允许经理开除老洪。经理讨厌这个老洪喝酒，更不想看到老洪偷吃客人剩下的。大老郑就让老洪躲到灶后面吃。当然，还是要骂的，也不能开除的。开除了之后，这个老洪会饿死的。

很多年之后，大集体性质的人民饭店关门了。

下了岗的大老郑盘下南河桥口的粮贸酒家，老洪也跟他去了，但不烧火了，改为值夜班。

不用柴草了，都用煤炭和鼓风机了。

大老郑甩干汤面的力气一点也没小呢。



一条河流的故事

□杜剑

盱江是江西广昌的一条河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常在这条江里捕捞鱼虾，以增加孩子们的营养。捕捞鱼虾的网是父亲从浙江老家带来的，父亲每次都以顺化大桥为起点，沿着靠岸的水域捕捞五百米的河段再折返，然后在对岸的水域再同样捕捞一次。并不是每次都有好的运气，经常捞上来一些石子和杂草，但每次都能收获一大碗。沉下、捣动、提起，父亲连贯动作弹奏出的美妙旋律以及小鱼小虾拌上面粉放在油里煎炸的美味构成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在遥远家乡的另一条江里，父亲的堂兄弟为了补贴家用，也在用各种工具捕鱼。他们和父亲在不同的江里捣动江水时，虽没有惊起波澜，但江水彼此呼应，像从远方相向而来的两列火车相遇时的惊喜。顺化大桥的两头像父亲挑着的两个故乡。一个越来越重，重到要落地生根；一个越来越远，远到要像星空一样仰望，而网是父亲捏在手上的一张船票。

父亲把家安在盱江边，小溪从屋旁流过后汇入盱江。在盱江环绕的山上，父亲砍下木材，把它做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流行的家具。父亲给家具刷上漆，画上梅兰竹菊。父亲在家具上画画是最吸引我的环节，像看着小鸡从蛋壳里破壳而出。阳光下毛茸茸的小鸡像晨阳中的雪绒花泛着金色的光晕，喙和小爪特别抢眼，仿佛月全食时被月亮掩住的天王星。特别是在冬日，捧着一只小鸡就

像捧着一个小小太阳，从手心一直温暖到脚底。父亲做的家具也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尤其是画在上面的画像小鸡的喙和小爪一样抢眼。

父亲垒灶台时特意嵌了一个从老家带来的 铜窝灶，嵌在锅的周围，利用烧饭炒菜的余热把里面的水烧开，既节省柴火，又有充足的热水。往土灶里添柴火时，铜窝灶 冒着的热气以及 咕咚咕咚 水烧开的声音，像一列添着煤的火车冒着蒸汽、咣当咣当 从家乡驶来。

厨房的后面是父亲开垦的菜地，菜地下面是另一条汇入盱江的小溪。越过小溪是一片稻田，穿过稻田是一条山路，可以一直走到山顶。从山顶看过去，我们的家就像盱江上的一条小木船。菜园的中间有一棵桃树，是祖父去看望父亲时，从家乡捎去的桃子长成的。这棵树每年都结满桃子，父亲返乡时带回一枚种在家乡的菜地里，现在也结满了桃子。我眼前常浮现这样一幅雪景图：从盱江边的屋子里望出去，雪覆盖了父亲的菜地，覆盖了菜地边的小溪，覆盖了小溪边的稻田，覆盖了稻田边的山路，覆盖了延绵的群山，覆盖了一切。

母亲常沿着盱江去各个村庄给村民做衣服，像家乡的戏班子一个一个村庄演过去。那时，母亲年轻貌美，烫着大波浪卷发，穿着时髦，像大城市里的姑娘。蝴蝶牌 缝纫机踩出的 哒哒 声像机器的轰隆声，事关着一家人的生计，又像绿皮火车的轰鸣

声一步一步靠近故乡，边角料的布头常织出故乡的形状。

每次回家乡，母亲都会把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豆腐票购买的紧缺物资给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各分一份。父亲则交代注意事项，上火车时万一旦被挤散，先到的在金华火车站出口处右边的广场等。我们清晨5时出发，沿盱江经过广昌一中、顺化完小，下一段坡，再走过顺化大桥、蔬菜队、横塘腾村，到达广昌汽车站。6时发车，经过羊面岭、甘竹、南丰、南城、金溪，下午4时到达鹰潭汽车站。在鹰潭火车站，我和母亲先挤上晚上8时的火车，火车经过贵溪、弋阳、横峰、上饶、玉山、白龙桥，到达金华西。和父亲、妹妹汇合后，我们从金华汽车站坐车到永康汽车站，再从永康汽车站走到杜山头村，第二天又从杜山头村走到溪岸村。

前几年，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广昌建材厂员工宿舍，我不忍心问退休职工周梅英，与我父亲同辈的还有哪些人健在，她也不忍心告诉我哪些人已去世。回家后，我也不忍心告诉父母哪些人还健在，父母也不忍心问我哪些人已不在人世，仿佛生命是可轻可重可有可无的东西。

盱江是铺在父亲心头的铁轨。返乡时，盱江是火车头，抚河是第一节车厢，信江是第二节车厢，衢江是第三节车厢，婺江是第四节车厢，永康江是最后一节车厢。离乡时，正好反过来。

陈亮的梅花

(外三首)

蒋伟文

今天我们来到普明禅寺赏梅，内心充满期待。听说陈亮状元也会来，我们都想见他一面。只是南宋离我们太远了。不过，他来不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吟诵他的诗篇，以此表达深深的敬意。当然啦，我们到梅花园转转，拍几张美图发至朋友圈。最好，一个人树下待会儿，与梅花对视，你能想象今天我们读到的梅花正是八百多年前陈亮写入诗中那一朵。这株树干苍劲、花枝疏朗的老梅就是陈同甫本人。

沉默即是回答

晚上想写一首诗。找不到词语。突然一个声音问我：你孤独吗？

书桌上，一匹生铁浇铸的奔马。

如果我不说，没有人会相信。

如果我说，没有人能理解。

马蹄腾空，没有落地。

第三道栅栏

神秘女骑手握紧缰绳
纵身一跃
跨过第一道栅栏
但她头也不回
也没有停下
仿佛在旋转的球体上狂奔
永远也没有终点
地平线越来越近
却抬高了第二道栅栏
增加跨越的难度
而她竟一下子
跨越过去
一会儿她回来从马背跳下来
笑盈盈地走向我
脱下马术帽
我想她是不是邀请我坐上去
带我云游四方
但她下了马就跨不过
第三道栅栏
我坐在天河影院第九排
隔音墙从四面撤退

一首诗的诞生

夜晚，他在书房里
写作，窗外 附近工地
传来挖掘机作业的声音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触摸着黑暗、寒冷，以及
钢铁与岩石
这些沉默的词语
深入其内核。
诗中未曾提及
月光、白霜、挖掘机
这些可描述之物，但是你读到了疼痛。